

迟暮鸟语

(美) 凯特·威廉 Kate Wilhelm © 著

周瑞丰 © 译

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雨果奖
获奖作品

末世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

科幻史上
最佳的克隆人描写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014038326

1712. 45
2053



迟暮鸟语

CHI MU NIAO YU

(美) 凯特·威廉 Kate Wilhelm ©著

周瑞丰◎译



1712.45

2053



北航

C1724067

重庆大学出版社

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by KATE WILHELM
Copyright: © 1976 BY KATE WILHEL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Chongqing Daily News Group Book Publishing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迟暮鸟语 / (美) 威廉 (Wilhelm, K.) 著; 周瑞丰译. — 重
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3
书名原文: 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ISBN 978-7-5624-7872-0

I. ①迟… II. ①威… ②周…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2837号

迟暮鸟语

CHIMUNIAOYU

(美) 凯特·威廉 著 周瑞丰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02 千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872-0 定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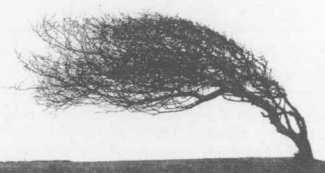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迟暮鸟语

第一章·····	2
第二章·····	12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5
第五章·····	34
第六章·····	42
第七章·····	48
第八章·····	58
第九章·····	66

谢南多亚河

第十章·····	74
第十一章·····	80
第十二章·····	88
第十三章·····	98
第十四章·····	108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五章·····	118
第十六章·····	123
第十七章·····	131
第十八章·····	139
第十九章·····	150

旋转世界的静止点

第二十章·····	158
第二十一章·····	165
第二十二章·····	178
第二十三章·····	191
第二十四章·····	201
第二十五章·····	213
第二十六章·····	226
第二十七章·····	236
第二十八章·····	247

尾声·····	258
---------	-----

第一章

大卫最讨厌在萨姆纳的家庭晚餐桌上，大人们当着他的面讨论他，好似他不在场一样。

“他有吃肉吗？看上去好瘦啊！”

“你把他惯坏了，卡莉。如果他不好好吃饭的话，就不准他出去玩！你小时候也是这样的，记得吗？”

“我在他那么大的时候，我已经强壮到可以用斧头砍树了。他现在这个样子，在树林里路都找不到吧。”

大卫总是幻想着自己能隐身，在他们议论他的时候，飘到他们头顶上。

从他的至高点，他可以用激光枪瞄准克拉伦斯叔叔。他最讨厌克拉伦斯叔叔了，因为他很胖、秃顶，而且非常有钱。克拉伦斯叔叔喜欢用饼干蘸肉汤吃，或者蘸糖浆，最常蘸的是糖浆加黄油。他会把糖浆和黄油放在盘子里搅啊搅啊，最后看上

去就像婴儿的稀屎一样。

“他还想当个生物学家吗？他应该去上医学院，然后去沃尔特的诊所实习。”

他会用他的激光枪瞄准克拉伦斯叔叔，在他的肚子上挖个齐整的洞，然后割掉那块皮肉。这样克拉伦斯叔叔就会从那个洞里慢慢流失，淌得大家满身都是。

“大卫，为什么你不出去看看其他孩子们在玩什么呢？”父亲平静的声音传来。这句话潜藏的意思是说，针对大卫的讨论告一段落，他们会集体转向另外一个孩子。

大卫大些以后，搞懂了一大家子复杂的亲戚关系，不过他也只是记住了什么叫叔叔、婶婶、表（堂）兄妹、隔房表（堂）兄妹，等等。还有名义上的家族其他成员们——兄弟、姐妹和因为婚姻加入家庭的成员的父母们。萨姆纳家、威士顿家、奥格雷迪家、海涅曼家、迈耶家、恰佩克家，还有里佐家，全都住在流经这肥沃山谷的小河边。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放假的时候。在萨姆纳家老房子的楼上有着很多的卧室，还有一间铺满床垫和小床的阁楼是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阁楼的西边窗户上装了一扇很大的通风扇。即使这样，也总有人上来查看孩子们是不是被闷死了。按理说，大孩子们应该照看小孩子，但是他们总是整晚整晚地讲鬼故事来吓小孩子。实际上，孩子们的声音会越来越吵直到大人们上来阻止。罗恩叔叔的脚步声很大，孩子们就在压低的笑声和尖叫声中慌忙地找到一张床躺好；当他打开那盏朦胧照着小阁楼的灯时，所有的孩子们看上去都睡着了。他会在门口作短暂停留，然后关上门和灯，重重地走下楼，好像听不见身后重现的欢笑声似的。

但是，如果上来的是克劳迪娅姑姑的话，就像是幽灵出现

一样。上一秒枕头还到处乱飞，有人借着手电筒在看书，几个男孩子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在打牌，几个女孩子挤成一团在分享她们的小秘密——如果有成年人突然靠近她们，她们就会突然羞红了脸；下一秒门就被猛地打开，灯光突然照亮这一团混乱，克劳迪娅姑姑就已经站在那儿了。克劳迪娅姑姑身材瘦高，却有个很大的鼻子，她的皮肤好像永远都是老皮革那种棕褐色。她站在那儿，安静又可怕，孩子们静静地爬上床。她会一动不动，直到孩子们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床上。然后她会轻轻地关上门，阁楼里的寂静会一直持续，离门最近的孩子会屏住呼吸偷听门外的动静。最后，会有孩子有足够的勇气将门开一条缝，确定她是不是真的离开。如果是，派对又会重新开始。

假期的气味已经深深地印入了大卫的记忆中。这些气味普普通通的，倒没什么特别之处：水果蛋糕和火鸡的气味、彩蛋上的醋味、植物的气味、月桂蜡烛浓重的奶油香味。但是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七月四日国庆日聚会的烟花的火药味。这种气味浸入他们的头发和衣服里，在他们的手上停留一天又一天。他们的手也会因为摘采浆果而染成紫黑色，这样的颜色和气味是他童年时期难以磨灭的记忆。混杂在这种记忆中的是为了杀死寄生虫而洒的大量的硫磺粉的气味。

如果没有西莉亚，他的童年可算完美了。西莉亚是他的表妹，他母亲的妹妹的女儿。她比大卫小一岁，是她所有堂表亲里面最漂亮的一个。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发誓长大后要结婚。但是，他们稍微大点后就知道了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堂表亲是不能结婚的。从那之后，他们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记不太清他们是怎么被告知的，他确定没有人这么说过，但是他们就是知道了。如果他们实在不能避开彼此，就一定会打架。

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她把从干草棚里推了下去，害他摔断了胳膊。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们在威士顿家大打一架，从农舍一直打到五六十码外的栅栏。彼此的衣服都撕烂了，他背上被她抓破的伤痕一直在流血，她的胳膊也被石头擦破流血了。在他们后来的发疯般殴打翻滚中，他的脸被压到她没遮挡的胸前，他停了下来，突然像个语无伦次的白痴一样啜泣。她抓起一块石头砸在他的头上，结束了这场打斗。

在那一刻之前，整场打斗基本上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只有喘气声和那些会令父母震惊的咒骂声。但是当她用石头砸了他之后，他一下子瘫了——虽然还有知觉，但却头昏眼花、痴痴呆呆。她尖叫了起来，把自己陷入了恐惧和痛苦之中。家人们慌慌张张地跑出房子，好似被从房中抖出来一样。一见到两人，大家的直觉是他强奸了她。他的父亲将他揪进谷仓，准备对他一阵好打。但是进了谷仓之后，手拿皮带的父亲狂怒地瞪着他，却眼含同情。他碰都没碰大卫，在他转身离开之后，大卫意识到父亲泪流满面。

家族中人有的是农场主，有的是保险经纪、银行家、磨坊主、五金店商人和店主，还有几个是律师，两个是医生。大卫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店，算是河谷的中上阶级。住在河谷里面的人都非常富有，这里的农场面积大、农产也丰富。

大卫一直觉得除了几个游手好闲的，家里的大部分人都很富裕。在所有的亲戚中，他最喜欢的是他父亲的兄弟沃尔特。沃尔特医生——他们是这样称呼他的，从来不喊他叔叔。他和孩子们一起玩耍，还教他们大人们的事，比如在真正的打斗中怎么一击即中，如果是闹着玩哪些地方不能打之类的。他好像一早就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能把他们当孩子对待，比其他任何人都早。因为沃尔特医生，大卫很早就决定要成为一位科学家。

大卫十七岁的时候去了哈佛。他的生日是在九月，但他没有回家过生日。当他回家过感恩节的时候，家族的人欢聚一堂，萨姆纳爷爷倒了一杯例行的餐前马丁尼，递给了他。华纳叔叔对着他问：“你觉得我们应该拿波比怎么办？”

这意味着他到了那个以前从来都看不见的神秘交叉路口。

他啜了一口马丁尼，并不是特别喜欢。他知道他的少年时代结束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深深的悲伤和孤独。

大卫二十三岁那年的圣诞节对于他已经很模糊了。场景还是老样子：阁楼里满是小孩子，食物香飘四溢，粉末状的雪花——什么都没有变，但是他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已经不是他的梦幻之地。当他的父母回家之后，他在威士顿农场待了一两天，等待西莉亚的到来。她错过了圣诞节聚会，正在为她的巴西之旅作准备。但她的母亲对威士顿外婆保证过她会回来。大卫等着她，却带着并没有什么幸福的感觉，也没有期盼什么回报。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卫觉得心中一阵阵地冒火，他气呼呼地守在老宅里，好像被处罚的小男孩。

她回家了。看着她站在她的母亲和外婆的身旁，他的愤怒顿时化为乌有。他看着她，仿佛时间都扭曲了，他看到了她过去的样子，将来的样子。她浅色的头发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她的骨骼会更加突出，现在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的脸上会写满关心、爱、给予；那张脸上还会写下她的自我和隐藏在娇弱身躯下的坚强。大卫开始怀疑，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威士顿外婆是位漂亮的老太太。西莉亚的母亲比女儿更漂亮。在她母亲的脸上，他看到了三人的相似之处。他满心沮丧，说不出话来，转身走到房子后方，穿上外公的厚夹克。此时，他一点也不想看到她，而他的外套在前厅的衣柜里，离她站的地方很近。

在那个寒冬的下午，他独自一人走了很久，眼中没看到什么东西，只有在他意识到冻僵了脚或者耳朵被冻麻木了的时候，他才会抖抖身体。很多次，他都告诉自己他应该往回走，但是他只是继续向前。他发觉自己在爬坡，山顶有一片古老的树林，外公很久以前曾经带他去过一次。他向上爬着，身体逐渐暖和起来。黄昏时分，他站在一片古老的树木的树枝下，这些古老的树木从一开始就在这儿了，也许是它们，也许是和它们一样的大树。它们在这里等待着，等着有一天它们能够再次进化。这里有一棵长成参天大树的银钟花树，如果在山坡或者更低的地方，它会是一棵矮小的灌木。这儿还有一棵白色的椴木、一棵铁杉和一棵山胡桃树并肩紧靠在一起，山毛榉和甜七叶树叶交叠着，仿佛手挽着手。

“大卫。”他停下来静静听着，以为是他幻想出来的声音，但是喊声再次响起，“大卫，你在吗？”

他转身看见西莉亚站在粗大的树干中间。她的脸因为冰冷的空气和运动变得通红，她的围巾和她眼睛的颜色一样，同样的蓝色。她在离他六英尺的地方停下脚步，张嘴想要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她脱下手套，抚摸着山毛榉的树干。“威士顿外公也带我来过这儿，在我十二岁的时候。他希望我真正理解这个地方。对他来说，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大卫点点头。

她看着他：“为什么就那样走了？他们都以为我们又要打架了呢。”

“有这个可能。”他回答说。

她笑了：“我不这样认为，我们再也不会打架了。”

“我们还是下山吧，天就快黑了。”但他却没有动。

“大卫，帮我说服我的母亲，好吗？你知道，我必须得去，我必须得做些事，不是吗？她认为你很聪明，她会听你的。”

他笑了：“他们觉得我和宠物狗一样聪明。”

西莉亚摇摇头说：“他们只听你的。他们觉得我就是个孩子，而且永远是个孩子。”

大卫摇了摇头，笑了，但很快就哽住了，他说：“为什么你要去呢，西莉亚？你到底想证明什么？”

“该死的大卫！如果你都无法理解的话，我还能指望谁？”她深吸了一口气说道，“瞧，报纸你总看了吧。南美洲的人正饱受饥饿。如果不立即获得帮助的话，过不了十年，南美洲就会陷入饥荒之中。没有人真正研究过热带地区的农耕方法，没有人！那全是砖红壤性土地，也没有人真正地理解它。只知道走进森林，一把火烧掉大树和灌木。两三年之内，他们拥有的只可能是一块被太阳烤得比铁还硬的光地。没错，他们也派了些聪明的学生到这儿来学习现代农业，可这些人到头来全部去了爱荷华、堪萨斯、明尼苏达，或者美国其他哪个该死的农耕区。还有，他们学会的技术只适合温带地区，而不是热带。可我们不同，我们受过热带农业技术训练。我们要到那儿去，实地开课讲学。训练我的目的就是那个。再说，我还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拿到博士学位。”

威士顿一家是农场主，一直都是农场主。“守护土地的人，”威士顿外公是这么说的，“不是它的主人，而是守护人。”

西莉亚蹲下身去，拨开厚厚的落叶，从地上抓起一把黑土，站起身来。“饥荒在扩散，他们需要的东西太多了，而我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给他们！你怎么一点都不理解我呢？”她喊叫起来，手紧紧地攥着，将那把泥土攥成一团。她摊开手掌，用手指戳着土团。它散开了，从她手中散落下去。她仔细地扫着落叶，让

它们重新盖住那块裸露的地面。落叶可以保护土地。

“你跟上来就是为了跟我说拜拜吗？”大卫突然说道，声音听起来很刺耳。

“这次真的就是拜拜了，不是吗？”他盯着她，她慢慢地点点头，“你爱上你队里的人了吗？”

“我不确定，大卫，也许吧。”她低下头，再一次带上手套，“我以为我很确定。但是当我在大厅里看到你的时候——看到我进来的时候你脸上的表情……我意识到我搞不清了。”

“听着，西莉亚！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遗传缺陷的！该死的！你知道的！即使有，我们不要孩子就是，根本就没有理由。你知道的！是吗？”

她点点头：“我知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西莉亚，和我一起走吧。我们不用现在就结婚，让他们先适应一下。他们会。家里人还是很开通的。西莉亚，我爱你。”她转过头去，他看到她掉下了眼泪。她用手套擦了擦脸颊，然后又用手擦了擦，留下了脏脏的泪痕。大卫一把拉过她，抱住她，吻在她的眼泪上、脸颊上、嘴上。他继续说着：“我爱你，西莉亚！”

她最终挣脱开，开始沿着山坡往下走，大卫跟在她后面。“我现在作不了任何决定。这不公平。我应该待在大屋里，不该跟着你上来。大卫，我一定要在两天内离开。我不能说我现在改变主意了。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对那儿的人也是！我不能说我就这样决定不去了。你去牛津待了一年，我也得做点什么。”

他拉住她的手臂，抱着她，让她没办法继续往前走：“告诉我你爱我，说啊，就说一次，说啊。”

“我爱你。”她慢慢地回答道。

“你要去几年？”

“三年，我签了合约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她：“改合同！改成一年！那时候我也研究生毕业了。你可以在这儿教书，让他们把年轻的学生派到这儿来。”

“我们得回去了，不然他们会组织人来找我们的。”她说。“我会试试改合同，”她低声道，“如果可以的话。”

两天后，她离开了。

大卫和他的父母，还有一堆叔叔、婶婶、堂表兄弟们在萨姆纳农庄度过了新年前夜。新年那天，萨姆纳爷爷宣布说：“我们准备在熊溪那儿建一家医院，就在磨坊的这一边。”

大卫眨了眨眼。那儿离农庄只有一里远，到任何地方也就几里左右。“医院？”他盯着沃尔特叔叔，沃尔特叔叔点点头。

克拉伦斯正在失望地研究着他的蛋酒，大卫的父亲——家中的第三子，正望着从他的烟斗中飘出来的烟。“他们都知道这事。”大卫意识到。

“为什么建在那儿？”他最终开口问道。

“那将是一家研究医院，”沃尔特说道，“遗传病、遗传缺陷方面的。会有两百张床。”

大卫怀疑地摇摇头：“你们知道建这样的医院要花多少钱吗？谁出钱？”

他的祖父冷冷地笑了。“伯克议员非常愿意为我们申请联邦基金。”他说道。

他的声音变得更加苛刻。“我还甜言蜜语地让家里的一些人捐了点钱。”大卫瞥了一眼克拉伦斯，发现他看上去有点痛苦。“我把地捐出来，”萨姆纳爷爷继续说，“这样一点一点的，就行了。”

“但是为什么伯克要帮忙呢？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你从来没投过他一票。”

“我告诉他，如果他不支持，我们就公开他的秘密，支持他的竞争者。如果他乖乖照办，我们就站在他这边。我们全部。大卫，我们可有一大家子人啊。”

“真有你的，爷爷。”大卫说着，虽然他不敢完全相信。“你准备关掉你的诊所，去医院搞研究吗？”他问沃尔特。他的叔叔点点头。大卫噤了一下他的蛋酒。

“大卫，”沃尔特轻轻地说道，“我们想雇佣你。”

他迅速地抬起头：“为什么？我对医疗研究又没有兴趣。”

“我知道你擅长什么，”沃尔特仍轻声说道，“我们想你做顾问，过段时间后领导一个研究部门。”

“但是我还没有完成我的论文呢。”大卫回答道，他觉得自己好像被卷入了一场大麻聚会。

“你再帮赛尼克干一年粗活，最后你也能写出你的论文，这儿拼一点点，那儿凑一点点。你一个月就能写完了，不是吗？只要你有那个时间。”大卫勉强点了点头。“我知道，”沃尔特淡淡地笑了笑说道，“你觉得你是为了一个白日梦放弃了你一生的理想。”当他继续说的时候，脸上已经没有了微笑。“但是，大卫，我们相信一生最多也就还有两到四年了。”

药米从君，中垂主信，即前所书“即前所书”

”。原一册以班

前科支，帝前所书开公，即前所书，前科支不，即前所书，前科支不

，江大，前全，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

”。即人千案大，即前所书

前”。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

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

。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

”。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

”。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

”。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

第二章

”。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

”。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即前所书

大卫从他的叔叔看到他的父亲，然后看着房间里的其他叔叔伯伯，堂表兄弟，最后看到了他的爷爷。他无助地摇摇头：“那太疯狂了，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萨姆纳爷爷重重地吐了一口气。他是一个有着宽厚胸膛和结实臂膀的强壮男人，手掌大到可以一手抓起一只篮球。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头脑，那是一颗巨人的头脑。即使他已经务农多年，后来又监督别人为他干活，但是他总是找时间拓展自己的阅读面，他读的书比大卫认识的任何人读的书都多。除了当代的最新畅销书之外，没有一本书是在别人提及的时候，他不知道的，或者是没有读过的。而且对他读过的书，他记得很清楚。他的藏书可以媲美任何一家公共图书馆。

现在，他倾身向前说道：“听着，大卫，听清楚了。我现在说的是该死的政府不敢承认的事。我们正处于经济下滑的初期，